

面对转型 作家何为

□李一鸣

当代中国正经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经济、社会、文化、体制多重转型叠加,使得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激荡。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不仅不可避免反映转型期社会生活的变动、人们精神文化心理的变动周期,而且文学活动的发生与发展、生产与创造、消费与接受、功能与影响等内部和外部因素,都必然会有或引导性或反抗性变化。我们的文学和作家应该如何面对转型?

围绕“转型期社会学面临的困境和出路”这一论题,鲁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16位青年作家和评论家各抒己见,使得研讨会成为动荡汹涌的“海水”,海水只因遇到礁石阻挡才激起美丽浪花,研讨会缘于激烈争论乃爆出思想火花。总结大家发言,分析困境出路,至少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应作出积极努力。

一是更加注重创作的思想性。优秀的文学家首先是思想家。深刻的洞察、深入的探究、深度的把握、深层的研判,独具的发现、独运的匠心、独特

的涵括、独创的表达,这是作家面对转型期社会,应该更加注重的品质。见他人之未见、发他人之未发,谓之不同;见他人之未深见、发他人之未深发,谓之不俗;见他人之不能见、发他人之不能发,谓之不凡。洞见生活本质,揭示发展大势,以思想性作品引领思想、以创造性美学影响人心,这是文学魅力所在。当然,文学作品不是哲学论文,思想性是潜藏于文本之中、通过艺术形象自然散发出来的,在“花未全开”中见蕴含之美,在“月未全圆”里呈想象之丰。

二是更加注重文学的担当性。文学要有历史担当和时代担当。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反映社会变革,摹写时代悸动,是担当;在多元环境下,提供高尚高雅精神文本,抚慰大众精神世界,是担当;在复杂情势里,对抗假恶丑,批判消极面,是担当;以精美文学创造,为中国文学史留下独特印记和传世记忆,也是担当。充分利用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有效叙写转型时期的时代风潮,这是中青年作家应该勇敢担当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三是更加注重作家的坚守性。无论世界如何

变化,思潮如何多元,市场如何喧嚣,必须坚守文学的人文本位和审美本性,坚守作家的良知。面对滚滚世风要有定力,应对市场诱惑要有风骨,置身浮躁场域要有静气。坚决杜绝“文学商品化”、“作家商人化”、写作无底线。

四是更加注重作品的观照性。文学是人学,文学的“大道”就在于它表达生命关怀、人生关怀、人心关怀、现实关怀。要以深厚的人文意蕴,启迪人的思想,照亮人的心灵,滋养人的精神,葆有体恤视角,涵养悲悯情怀。像马克思所说的,“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要始终保持对存在的现实追问,对遮蔽的不舍质疑,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温润坚持。

五是更加注重成长过程的学习性。优秀作家之所以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想得透,写得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养深。柳青说,一个作家要成就自己的事业,必须经过政治的学校、生活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三个学校的培养。青年作家要发愤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社会现实,认清生活本质,把握社会规律,明确发展趋势;要学习生活,扑下身观察,静下心来体验,稳住神思考。要深入学习文学经典,含英咀华,广采博收;广泛涉猎多学科知识,以他山之石攻文学之玉。要不断修炼道德人品,促进自己健康成长,创作出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

文学性是作家惟一的性别

□杪 樱

最近苹果公司发布了它的新款iPhone手机,其中有一款是金色的,而它的实用功能并没有在以前的基础上有多大改进,但价格却仍处在高位。于是,这款金色的手机被称为“土豪金”,即购买它的人像旧社会的土豪一样挥金如土,而不管是否物有所值。它与“中国大妈”在世界黄金市场上的出手不凡等等彰显“财大气粗”的“新土豪”现象,共同折射着我们整个社会群体的心理和观念变化,这种变化也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创作与传播。

我们说乔布斯是个天才,一方面在于他对信息技术与人的关系有着深刻理解和准确的把握,另一方面,他有高超的产品设计理念,知道如何在保持作品品质的前提下引领消费群体,而不是一味迎合公众。其实苹果的成功给作家提供了很好的警示素材,这是一个消费时代,它像台风一样刮过原野,很难有什么东西不被这个时代影响。8月份开始的首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就将主题赤裸裸地确定为“消费文化、品味生活”,文学也是消费的对象。一个作家,面对时时只想伸手攫取“土豪金”的阅读群体,该如何在创作中坚守文学本性,把握作品品质,或者在创作中像苹果公司设计手机那样,既注重了品质,又为大众所喜爱?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又具有长远意义的课题。

信息时代文学最大的变化来自于网络的影响。苹果公司的“土豪金”手机被大量用来阅读网络小说,这种文学与技术的暧昧结合,不是缘于感情,而是源于资本。网络对文学的影响本质上是资本对文学的影响,技术的影响只是表象。再深入一步看,技术对文学的影响,首先来自资本对作家的影响。所以,所谓文学在多媒体时代受到的影响,是作家自主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对文学作品

文学性的要求,应当来自于作家个人的坚守,而不是市场或读者的要求。我们知道,资本的目标追求是增值,它只担负与增值目标一致的责任。资本作用于文学,资本只关心文学给它带来的增值效益,而不会关心这些作品是否具有文学性,是否给人的精神世界带来好处。所以,在当下的大众文学特别是网络文学中,读者喜欢什么,媒体就发什么,作者也就根据媒体和读者的要求量身定做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有多高的文学品质,只有作家自主把握。

由此可见,当下把握写作的文学性,责任在作家,主体在作家。作为一个身处多媒体信息化时代的作家,应当将提升作品的文学性作为一种自主行为,创作出既有优良的文品质又兼有可读性、让读者既叫好又叫座的优秀作品来。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认为作家要自觉肩负起文学责任。文学是作家的事业,作家要靠作品说话,文学性是作家的惟一性别。

要强化经典意识。外界说文学被边缘化,有些作家自己也认为文学被边缘化了。其实文学一直在它本来的位置上,只不过是它参照系即社会对文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的长篇小说每年要出版3000部以上的实体书,这个数量是惊人的;而网络上的小说数量更为庞大,这是多么繁荣的文学景象,完全不是被边缘化的样子。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大量的文学作品,是否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我想大多数会被淹没,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文学性偏低。当然,不可能所有有文学性的作品都会成为经典,但经典应当成为每个作家创作的追求。把握文学性,就要有经典意识,要以经典作品的文学性为标准衡量自己的创作。传统作家如此,网络作家也要如此。网络文学经过10多年的发展,经典化目前已经成为非常迫切的一个问题,网络作家尤其要强化经典意识。

还要注重讲求创作策略。在多媒体信息时代,要求作家像苦行僧一样长夜青灯、单食瓢饮,是一种过分的苛求。但是,作家的思想又必须要与喧嚣的生活有所区别,才能保持自我,保持文学的高度和纯洁性。面对网络,作家不能缺席。所谓不能缺席,一方面要为网络文化的建构承担文学和作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作家也不一定非要当穷人,也可以在坚守文学良心的前提下,在网络的资本运营中获取应得的利益。当前,很多传统作家对网络文学作品的质量表示怀疑,而网络作家又因为自己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也可能轻看传统作家。这种矛盾本质上来自于文学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传统作家以文学性评价网络小说,而网络作家又以读者点击量或者市场作为衡量作品成败的标准,不同的标准自然会产生不同的评判结果。同在信息时代,我认为,传统写作和网络写作都要讲求创作策略,互相借鉴,才能形成合力,共同成长。不仅网络文学要向传统文学学习,增强作品的文学性;传统写作在保持必要的文学性的前提下,也要借鉴网络文学中能够吸引读者的那些特质,比如超凡的想象、鲜活的语言、多样化的叙事等。只有这样,传统作家才能够写出既饱含文学责任、又吸引读者的时代文本,而网络作家也能够写出既有强烈的可读性、又具有一定文学性的经典作品来。

繁星纵变,智慧永恒

□杜雅熙

“繁星纵变,智慧永恒”,出自悉尼大学校训。由此,我想用这句话来作为对青年作者文学创作思考的切入点,而我为什么要用这所历史悠久的世界名校的校训作为切入点,那就不得不谈一下,我第一次读到它的感受——美!充满了文学般的诗意,并且自然之中暗含深刻的哲理:历经千百万年、看似永恒不变的星辰也会慢慢随时光变化,惟有智慧的光芒可以永恒闪烁在黑夜中。真正的智慧永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里说的是智慧,其实,我认为文学也是一样的。真正能检验文学的除了时间,还是时间。所以我认为,在这个过于强调“快”的时代,作为一个真正的文学创作者,应该学会安静下来。把时间的尺度放长,不要总想着今年写了一部作品,一问世就要获得全国读者追捧,或许也有一些作品一问世就获得极大关注,但是总体来讲,这类作品常常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像烟花一样爆炸灿烂,转瞬消失于黑暗之中。

所以真正的文学创作者,首先应该在心态上放平和,在宁静中真正洞察这个“太快”的时代。说到“快”,不由得想起一个网友的留言:“国家发展得太快,请你停一停,等一等你的人民!”国家发展的快节奏带来了祖国沧桑巨变,在这“快”之中,有多少故事、人物值得我们去书写。谁说这是文学最好的时代呢?否极泰来,换一个角度,其实这个变化的时代正是文学最好的时代!只要不随波逐流,站在快节奏的激流远处,平心静气,文学将记录这一切真相。历史会记录的只是这个时代的发展方向,宏观而简约,可是这个时代的人情风俗、平凡人的生活境遇、非凡者心里的焦灼只有文学才能将它们流传下去。下面还想谈一谈年轻作者的职业道德和心态把握。

作者的文学创作最基本的是要保持一些职业道德,一些底线绝对不能突破。虽然现在有句话叫:“底线就是用来突破的。”甚至把突破底线当成一种秀,美其名曰“秀下限”,但是作为一个有基本责任感的作者,文章无论好坏,但最起码要是出于自己。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读者负责,否则就是欺骗自己、欺骗读者。之所以要重点说一下责任,是因为现在过分强调市场经济的小说市场的确存在一些不好的现象,尤其是我们年轻一辈的作者,真的值得警醒和反省。还有年轻人的一些心态问题,我个人认为,现代年轻人存在过分自信,太过于强调自我,用冯仑的话说:“在生活中经常看到一些人,做一些事情偶有所得,有点成功,他的自我就会让别人感到不舒服,他的存在让你感到压力,他的行为让你感到自卑,他的言行让你感到渺小,他的财富让你感到心惊,最后他的自我使你无处藏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一个过分自我膨胀的人,只能说明他眼光太窄,学识太浅。作为年轻的作者真的应该潜心向前辈们学习,“虚心使人进步”这句话是永恒的经典。同时,年轻的作者如果真的想要在文学领域留下一点星光,切勿焦虑,是金子总会发光,时间将证明一切。

“繁星纵变,智慧永恒”。

思想是如此重要

□于德北

有品质的阅读有时是有害伤性的。进入阅读你会知道自己的浅薄,当我们浅薄的时候你会知道被阅读者的高贵。所以我爱这一切。

我的阅读一直十分庞杂。这一段时间,我读了石田衣良的《十六岁》、新海诚的《秒速五厘米》,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以及海飞的《麻雀》、张炜的《小爱物》、卞卅的《而黑夜已至》,同时,又重读了比尔的《空谷幽兰》。

我很喜欢比尔,他有勇气做《六祖坛经解读》,可见脚踏实地的工作,远远胜于无聊的夸夸其谈。比尔还有一本书,叫《禅的行囊》,在这本书里,他又一次以他在行走中的实例,努力地印证了自己对禅的追求与理解。

比尔是有独立性的。

他把自己的向往附着在先哲的衣钵之上,又以思想的密度细细梳理那些经年不衰的真谛,从而获得灵与肉的双重解脱,达之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破解高度,进而造就了在大随笔意义上的中西方哲思的差异性,使掩卷者从中得益。

如果一定要把独立、思想、差异放在一起论述,三者之间起主导作用的必然是思想性,个体思维放置在广义的死角,可谓思想的起端,思想成熟了,立体了,锐气四射了,其独立性必然彰显,彰显了独立,差异性便会水落石出。

以上涉及的几部作品,除了《小爱物》,其他作品都没能令我欣喜。这是“经验性”阅读带来的结果——石田衣良的小说《十六岁》,远不及他的超短篇《掌心迷路》,因为他没有严格的思想意义,小说所显示的依然是小情趣的幻灭与轮回,可释解疲劳,但不能营养心灵。新海诚的《秒速五厘米》有一些忧伤的纯美,但也仅此而已,无甚可多说。马尔克斯的《没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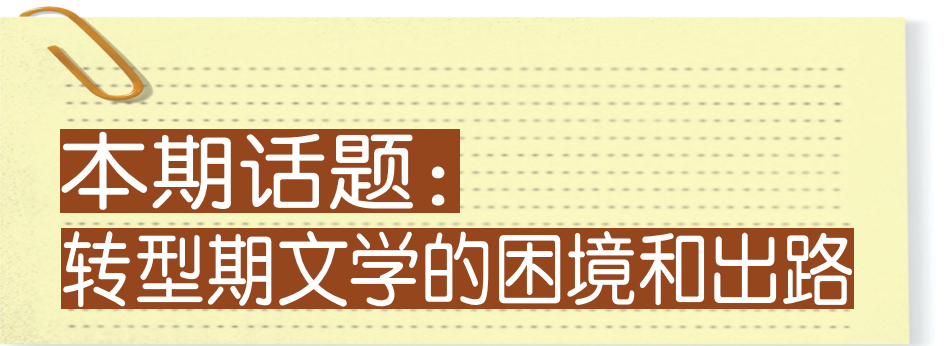
给他写信的上校》,比不上卡尔维诺“祖先三部曲”中的任何一部。小说里除了抱怨,没有重大的思想内涵,作为一个平淡的故事或者事故,它可能与别的故事或事故有所差异,但是这种差异绝无独立可言。

海飞的《麻雀》越看越觉得有漏洞,这种漏洞无关叙述,而是来自叙述的无底气,一切都是真实的模糊处理,以致最后,海飞自己都不耐烦了,不得不把一个最落俗的结尾丢给读者。卞卅是我近两年喜欢的青年作家之一,但《而黑夜已至》前松后紧,对“死亡定律”的处理,把一个可以做大的“心理题材”拖入了死水。

张炜的《小爱物》好,好在将众所周知的道理用新颖、独特的方式表达出来,读后如沐春风,心脾畅然。和谐,是张炜的思想旨达,如何和谐在某种程度上是方法论的问题,用“小爱物”承载和谐的主体,作品的独立性 & 差异性毫厘毕现。

这是一个高明的作家的处理手段。纵观当下文学,无论小说、诗歌还是散文,均存在独立性缺失、思想性匮乏、差异性不显的问题,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集体浮躁,对生活、生命本质认知过于肤浅,自以为是的“全能型”硬性交代;想当然的细节处理,劣质的相互仿效,过于自我的经验的语无伦次,社会的迁就,无意识或下意识的自我重复。

我相信,当每一个作家真诚地静下心来,认真思考 and 对待创作的缺憾,本着对文学负责、对自己负责、对读者负责、对时代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纠正偏差、校订脚步,我们依然可以创造一个绿色的、有氧的、可持续的、丰富、宏大而美丽的文学殿堂。



文学即人学。

高尔基的话,多年后依旧让人知晓,当我们试图对文学作品加以析解,无疑就踏上了对人类的心灵与精神的探究之旅。与其说是在说作品,其实更要紧的,也许是在说一个写作者的心智,精神或灵魂。没有一个人的作品,不是其内在精神依托于文字的外化结果,没有任何真正的作品是可能脱离了写作者自身而诞生的,除非你是抄袭。于是作品中所有的表达,就成了每个写作者的个体心神写照,无论体裁、题材,无不如此。

回到主题我们不难发现,作品中的思想性、独立性与差异性,其实有着奇妙的共有的终极指向,一个没有思想的作品,绝不会有任何的独立性,没有独立思考,就更加不会有可能谈及差异。而这一切,对每个作者与作品而言,都是致命而不可规避的。相信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每个写作者,对写作的终极期许之一,就是找到那个独属自己的秘境,那里有我们为之欢欣的,充满自己灵魂符码的东西,每一件都是不可更替的,而我们要做的,便是以此为材质,结构出有着充满独立性的、区别于庸庸之作的篇章。没有一个人愿意自己一路尘土飞扬,到头来才发现,一直在追随别人的路径,跌跌撞撞走出森林,再落入不见天日的深谷。

而决定这一切的,应该就是作品的思想性。这么说吧,思想应该是作品的风骨、气脉,是一个写作者视野与情怀、以至信仰的凝集而成的结论,是作品毋庸置疑的灵魂。一个思想者可以不写任何作品,却不影响他的伟大,而一部伟大的作品,则必定是思想的果实,并将直接决定着作品将如何独立之存在,决定着作品,能否因此保有自己的气质与品格,从而完成与他人弥足的差异性。

而所谓的思想性,说来亦是极为繁复的,每个时代,每个写作者的个体认知与体悟皆是不尽相同的,但却有着作为核心的几点共通的属性,那就是深刻与温暖、感动与疼痛。说到疼痛,我个人对作品中的疼痛感充满偏爱,甚至是感怀,好的作品,可以有多种表达,但令人眼里一热、心里一痛的,总是格外刻骨。说到疼痛,就想起

回到文学,回到自我

□杨献平

关于社会转型期文学面临的困境与出路问题,在做出自己的判断之前,首先要廓清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的本质。在我看来,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不平静,中国自然也在其中。在这样一个一切都被量化并且被确定具体标准和尺码的时代,极端的富裕与奢侈、极端的贫穷与无所依傍,环境生态问题日益凸显与人们索求的严重失衡,使得这个时代的整体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错乱与无度的景象。第二,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及,影像图画传媒的一目了然和获得渠道的迅速简便,使得以文字为主要传播方式的一切“作品”,甚至法律条文、文件命令也鲜有人一字一句看完。微博、微信和易信等工具的广泛使用,也加速了阅读的简短化、碎片化。文学的小众化是必然的,也必须要是经历这样一个时期。第三,作为一个个体,群体性的迷茫总是高于幸福与愉悦,个人内在的痛苦、不幸在道德 & 秩序面前是脆弱的。思想、旗帜很多,但更多时候却无所适从。很多人还是在为生存而焦头烂额,为了自己及亲人在人群中狐兔奔窜。对于精神、灵魂,这些显然是奢侈的。

因此,当下文学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三。一是时代本质快速变异。时代因素,或者说时代背景下的人性深度和人生幽微,“此刻我在”的人心向度与精神困境,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参悟不透时代本质,对自身所在时代的不了解或者隔膜,思想深度与认知判断素质能力的迟滞、随从和守旧,是当下文学写作自身面临的第三困境。二是电子化和简短化的阅读方式正在加速阅读革命。手机阅读的携带方便、海量存储、有声有色和书籍的文字密集枯燥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了当下文学需求或者说“消费”方面的不利因素。三是个人性的大众意识是限制作家个人创作不断上进、创新的第一障碍。文学大环境之下,总是有一些潮流,一波一波,无

海子,这位被无数人无数次提及、却又仿佛每一次都深具全新意义的诗人。暂以其为代表,我想说的是,有些作家的灵魂,生来就具有魔法师般的气质,哪怕他们安静地将自己投身于泥土之中,深埋地下,也是为了养育出更多不凡的心灵。当他们为净化世间而选择生活在地下,他们对世界未完成的咏诵与喟告,令这个世界必须跪下来,才可以倾听。谁能否认,谁能不信任,惟有这样的灵魂,才可以缔造出真正独立于世间的伟大作品,缔造出探究人性内外的深邃篇章,以及深具作者个体心灵属性的有力之作。

那么当我们再说起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性、独立性与差异性,我们仍然在说心灵。对作品思想性、独立性与差异性的思考与追求,说到底,是对个体心智或精神的锻造与修为。而这将要求我们行动,比如对经典自觉地阅读与思考,将不断完善对灵魂的养育;自觉地观照生活与生命,留意那些与我们迎面或擦肩的细碎光亮与尘埃,完成对我们赖以存活的世界的觉醒;观照心灵,自己的、他人的、陌生人的,甚至神秘世界的、无法感知而仅存于想象的那些心灵,或者说,让我们回到朗费罗说的“艺术的早年,那里有每个最为细微的部分,以及无处不在的神灵”,从而完成对存在与时间的思考。“总是思想,打破生活的平淡无奇”,这是苏珊·桑塔格一本日记体文集的开篇之句,充满果敢与决断。生活是否平淡无奇,这其实是另一个更为阔达甚至无解的哲学命题,我们暂不展开,只说思想于生活、于生命、于心灵、于作者、于作品而言的要命关系。我个人坚信着思想的力量,可以说,人类生命与生来皆有的强大惯性如斯坚韧,大多时候,众多外在的元素,并不足以将其改变,或令其消散。惟有思想,可以令个体心灵之亡故或苏醒,前行或止步。当这样的力量,此作用于写作者的身心,无疑也同样会令作品深具拥有独立品格的可能,以及可以区别于庸庸之作的可能,只温暖翔实地安然而在,独立惟一,无可替换。

有休止。主流媒体倡导哪些,评论家看好哪一类题材或某一种创作方向,很多作者便会群起效之,作品同质化严重。

深刻观察多媒体信息时代的精神动向,洞彻碎片化、数字化时代之中的人心及其生存生活状态、面对的生命欲求和精神困境,是保证和提升文学性的关键所在。在复杂多元的现实存在面前,我的一个观点是:在取材上,也可以不舍弃、不精简,有时候直接记录现实未尝不是一件笨拙而偷巧的事情。因为,任何时代、任何人、任何事件和现象,此前可能有很多仿佛的,此后也可能有,但“此时此刻”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在此基础上,我也特别强调文学写作当中的“此时此刻”,即“我在”的这个时代的典型人心人性,以及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共同问题。这是我们完全可以介入、体悟、真切表现和书写的。说到文学作品的独立性、思想性和差异性,其实是作家的一种“胎带”式的本能或者说天性,因为每个人的出生环境、文化素养、社会经验、生存方式大相径庭。文学的思想性向来是被忽略的,在当下中国文坛更是如此。一方面,太多作家们醉心于技艺、题材和主题。另一方面,作家自身修为和对事物乃至世界、人、生命和万事万物体悟和研判显然迟滞于他们的文学技巧和语言能力。

作家及其作品的思想性发端和运行于作家自身对人心人性的考察与发掘深度,也来源于作家自身对种种事物的独立性认知,对时代问题和命题进行精微而宏大的完整考察和深刻洞见。当下的文学,应当自觉而深刻地回到时代本身,回到文学本身,回到自我本身。每一个写作者都需要一种定力,更需要对自我写作不断进行审视、省察和纠正,需要更开阔的视野,需要一种基于文学本质及时代特征、文学创作根本方向、途径等方面的脚踏实地与高瞻远瞩,从而清晰地确定并坚定自我的文学坐标与文学向度,向着内在的繁复与灿烂、寂灭与丛生,向着外部的广阔与丰饶,自由与无限。